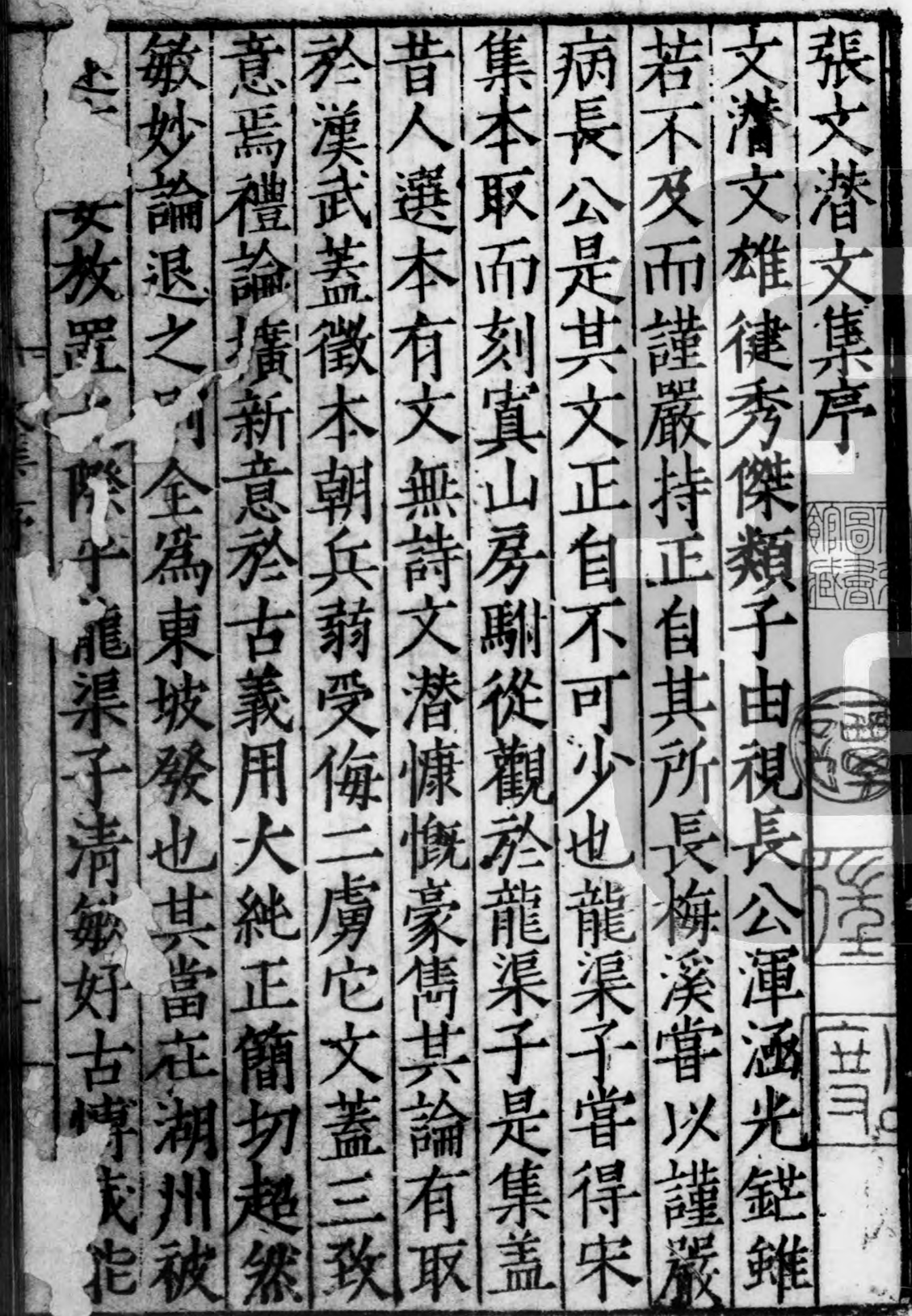
張文潛文集十三卷蓋當時選本大是非全書也乾道以後
蘇氏文學盛行右史遊蘓門坊間選其文為程試之用古
所殊不慊人意如章秘閣丞集序刪去後半篇異物〻
學記刪去前後幾不成文此為豪譜間重刊本既未能
心見訛謬刻又弗良舛錯尤甚因係同蘓門六君子文
粹雙勘一過文粹本經舊抄然每既誤未可按為定
本俟更覓善本校之
甲申十二月廿六日 胡連玉書於玉笥山房

張文潛文集序



文潛文雄健秀傑類子由視長公渾涵光鋩雖
若不及而謹嚴持正自其所長梅溪嘗以謹嚴
病長公是其文正自不可少也龍渠子嘗得宋
集本取而刻寘山房駙從觀於龍渠子是集蓋
昔人選本有文無詩文潛慷慨豪雋其論有取
於漢武蓋徵本朝兵弱受侮二虜它文蓋三致
意焉禮論擴新意於古義用大純正簡切超然
敏妙論退之則全為東坡發也其當在湖州被
[illegible]女放置之際乎龍渠子清敏好古博[illegible]

凡烈爪屬識數語於首今
國家疆宇全盛遠過於宋而兵弱虜驕恒遠慮
者之心是集一出異同幾會之間將無有起予
者乎雖然使龍渠子爲政淵乎勝矣
嘉靖甲申長至日江都馬駙序

張文潛文集目錄

第一卷

進論五篇

遠慮上

擇將上

審戰

第二卷

論七篇

本治論上

本治論下

遠慮下

擇將下

起居舍人張耒文潛

敦俗
知人
用大
將
駁相
第三卷
論六篇
憫刑上
憫刑下
法制
論法上
治術
論法下
第四卷
論三篇
禮論一
禮論二
禮論三
第五卷
論五篇
秦
漢文帝
魏晉
景帝
晉
第六卷
論八篇
唐論上
唐論中
唐論下

唐論下　明皇
代宗　德宗
五代　莊宗
第七卷
論七篇
子產
樂毅
陳軫
商君　魯仲連
吳起
應侯
第八卷
論七篇
蕭何
子房　田橫
陳平　陳平周勃
魏豹彭越
衛青
第九卷
論六篇
司馬相如　司馬遷上
司馬遷下　丙吉
陳湯　趙充國

第十卷

論八篇

王鄭

王導

韓愈

李郭

張華

屈突通

裴守眞

李德裕

第十一卷

雜著五篇

樂飛

讀韓信傳

讀唐書

讀南越傳

二卷

雜著九篇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書宋齊丘化書後

讀楚甘公說

老子義

書韓退之傳後

書吐蕃傳後

讀鄒陽傳

游俠

諱言

敢言

第十三卷

序記六首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賀方回樂府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李德載字序　進齋記
冀州州學記

張文潛文集目錄終

張文潛文集卷第一

起居舍人張耒文潛

遠慮上

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履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爲而爲之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疆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討

據蘇門六君子文粹內宛邱先生集後凡書文粹妨此

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面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奢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彊非南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吾之所遭偶中國富彊盛大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彊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坐拱手不傷一民不棄一鏃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才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憂全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稱藩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彊敵而北面跪拜樂爲臣僕而不辭蓋臣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于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強敵儛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之吁矣嗚呼亦可謂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討前時之功費損失

者才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
家無事於民無勤於敵則天下無疆國嗚呼淺
夫未議猶以武帝為好大樂奪之主傷財害民
而不遵文景之節儉其亦不思甚矣今日之疆
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疆盛之勢
僅同而已且則以為過之何者漢之匈奴其盛
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
禦敵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
生息得成其疆至武帝之時其盛久矣且方是
時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

臣之胡虜豈特積歲之成哉自五代之衰蓋嘗
陵蹂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
重與之親為之敵而卻之而今北胡之所以衣
冠居處官名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
為疆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
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境之上不敢輕犯者非
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
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
幣何啻百戰之積以為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
且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止於侵邊境

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内府之積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爲患比之武帝之時有加矣夫匈奴之盛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太祖皇帝嘗積縑於内庫曰吾將以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是天之所畀實在陛下

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遠戰當如越之取閩閻晉之取孫皓擇將帥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者而專委之陰謀旁計潛潰其心腹爲一戰可滅之計而其深微者有未可遽論而目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爲之經制也目聞之夷狄之俗弱不恥受役於彊小不恥見用於大而強狄大虜當資小族傍國之助而復相與犄角爲手足之勢是以中國之力卒不可破冒頓之疆也以其能服從北夷而控弦之士至

三十萬而始畢之兵至百餘萬者以其能目屬
室韋高昌之屬非徒獲其兵民而爲之用也其
弱者目之以爲用而羈縻者悅之以爲助故有
嫁女輸貨以悅傍族鄰國而鄰國傍族幸其不
至於征伐也爲之效力而不辭夫如是故中國
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得專自漢武伐胡數年
而無成功然後因張騫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嶺
開玉關以伐萬里之國西置酒泉以隔胡羌之
往來通月氐使大夏捐宗室之子以嫁烏孫於
是匈奴始孑然西顧而惴栗盖漢之兵威自龍

漢

堆之西旁暢達達不啻萬里之地斷匈奴之右
臂而壓其肩而後稍稍消縮遠遁大漢窮北之
野胡馬北首而望陰山自昭至宣而甘泉之庭
強胡君長北面俯拜而聽命於贊者矣故武帝
之征匈奴不在於得衛霍而在於得西域今不
考武帝故事以破衰其屬國則其勢未能遽衰
也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羈
縻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
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
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吕敢有四

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之疆大乃始自二於匈奴烏孫大國也猶如是而況於小族弱姓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疆力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費而勿惜益發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致於漢宜有樂從之心此離其小國之術也兵威討侵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雖其名號迁徙不一亦當有兵精地大爲之聲援者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illegible]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illegible]其國使其南面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審據要害以離其交蓋武帝既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積甲壓其衿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國審勢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將精兵萬人彊弩利戟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游說反間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笑辯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構

其隙而鬬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共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明命以爲四方萬里之主稱　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王關之東漢唐盛時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況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使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況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盖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哉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以謂天將以資　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計之

擇將上

將主於智而勇爲下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盖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未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擊搏於

前耳目為之觀聽者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智而勇為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之衆而無疑於胷中則其遇敵之隙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乎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其心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於前有不能為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陵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畺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走于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之未聞鵰鶚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敵能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无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賢守令者矣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能

之敵決成敗可否於俄頃之勝負何啻求之百
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
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
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
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
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畋虎豹興乎前熊羆勃
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黨
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
才也夫終日而畋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
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於構室也非巧於斤斧

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旁睨而杜口則誰知
般倕之智過于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
之斤斧而不能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
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
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
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
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
堅守不顧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
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勤勤
不忍弃於進取之武賢而黽勉不獲已於持重

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於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爲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覩終歲常入者之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異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常八九故不計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充難矣知人之明谷得諸其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通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死遺事者固與鹵莽者異形而死亂志者固與狠很者殊觀夫不足者自不能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

於外而易別者此亦親賢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技之至技至難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也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邊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見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之於必成之地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上

前之所論者智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凶奴而力戰深入致死不顧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爲攻戰不爲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略不知幾何則其爲捕虜不爲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匹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亡而貨財經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爲用財不爲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其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係匈奴而奴

之亦不足怪而二將之功止於俘斬掠獲而不能大有所經制盖嘗一遇單于而失之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誅之渾邪而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已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以太宗之強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子都邑盖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

文粹云郡字

攻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以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郡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尚十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絕大漠唐遂以无突厥之患矣夫匈奴於漢未大盛也何衛霍費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止於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強之突厥至覆其國而虜其君鳴

呼何其遇之所敵則同而用力之勞佚與成功之鉅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於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兼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於謀也所以數出而勝而已謀定慮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少功謀與戰二者兼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苟陷百陳擣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為功多者固死足怪夫戰有特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於其勇使死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辦於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當匈奴之弛盛而靖當突厥之飢饉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殰之所失敝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飢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非也夫青之渡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

棄大軍夫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君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獨倚斬艾之威盖已危矣至於不戮蘇建而棄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功用一智將者或滯於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效則智勇之效可見矣盖宣帝之時先零擾乱而趙充國歎曰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才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爲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於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知將之收功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於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施設勇將有終身由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每下者乎

審戰

臣嘗怪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顧方

略如何尔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
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覇天下而去病
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
轉鬬千里踰險阻涉荒絕而未嘗失此亦有大
過人者而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
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皆能深言既往之
成敗而講導兵家之學術或旁取深探雖占卜
測候之餘技不遺然用之而未見有可稱之功
如古之將帥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先
事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務自已出也雖然天
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
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
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兵非不學
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
故史稱項藉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啗炙者豈
有知其美而不盡齒哉故不肯學非不學也得
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耳
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死極不能洋然盡
倍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死極之
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弈也操圖置勢以

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是使學者因是而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跡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无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探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亡而滅籍於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於井陘客戰逵闘不知趙之絕其喉歐兵而網其閫中夫逵闘而无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於國都之中而李靖勒兵於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衆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

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先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符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遊江左之卑陋而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逵闘而國死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以紓內禍故符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為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動凡此四者蓋略矣昔之為書

者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為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也學而不捨是欲因其人之言而見西子也何惑乎不足與言兵乎蓋魏武号為深明孫子而為之解說最為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不可以盡姑聞其端焉可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二十一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勢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所謂義者有刑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

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為未有出於仁義而已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人吾知其不能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氷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也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所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

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一然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乎去矣而不及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吾方倀倀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夫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生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

猶將舉腐餘已弃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之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禦寒而絺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矣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有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皆未達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敵而王室以之強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強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雜而不一裂為三國而合於晉分為南北而一於隋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

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強而
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
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布于守令而分
于監司揔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于今何其屢
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徼幸故堯舜之
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
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
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有可否譬如人
之自少而壯壯而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
而各有所義亦各有所樂苟一不知所以待老之

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前慮矣據今之勢而善爲
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
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
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焉一曰尚虛
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
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圜坐而議政
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
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
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迁世變而勢異譬之
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

人焉強立而不顧則必群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治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後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之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強至故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反顧當時所爲予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禍未有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

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尚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伺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亦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愁苦而漢之吏

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異於愛木而日擾之也彼漢之初雖号爲夫繩闊疎之時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繼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仰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既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病而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急者不

我無所求於人故其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可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君操之以用其上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

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也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乱服而無爭是故爲廉耻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甚欲也三遜而後受萬鎰之寶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猶國以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

後世莫及而考其敦風俗之美詩書之所[illegible]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聞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

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氣悉爲仇上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物不敢全而生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惟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夫爲利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其效能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安其身者豈若匹夫匹婦之淺迫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用大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爲最難夫惟有

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乎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不失鬻屨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殊要以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屨足以半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世之將野則禹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法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之法足以當

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歟矣非不欲歟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可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泰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体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力而爲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人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知人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有常深伏而不發

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於己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將欺我也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

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委任之際朝廷之臣孰不為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為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本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潰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濟者其言動作止如可與立功也大言而不顧敢為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於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馭相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尊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illegible]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群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尒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已私利則吾將折

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可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致恭盡禮而至其有罪則不忍而無罰夫惟君能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忍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與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曹操司馬懿父子其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亡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益惟其無有以制之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其位若唐德宗則疑而不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亹亹則數

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術何害於忠信乎。

將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為矣。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惟將乎。夫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財用之不登。刑罰之不平。禮樂之不興。其為患大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

者大矣然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如有疾於此而待達方之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調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法於

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際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乎草莽親金鼓千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莫不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

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材求之有方而知其廣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下不求焉可也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求求之而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

憫刑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无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享享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无法而放辟

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

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也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

事未始不自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簡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絶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絶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何如哉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先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憫刑下

立治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

習而安者不愛

逆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強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很惡而不逞奉指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焉故必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之而考於法

服。文粹

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是好爲重者之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无不信然卒不可变者天下之好惡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聖人不強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知吾法之所爲而固已陰伺之矣何則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

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為恩威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為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伏則何惟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顧也嗚呼是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為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為可欺而罔之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

法制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不求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萬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於此而使之一從於我則事

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矣彼豈不欲尽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

雖有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田欲分其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不得以兼小強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万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小大有序而又別為九服之遠近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甽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汚池藪澤之地

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
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繼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
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
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大夫凡當其職者皆得其
智以盡天下之變曰規而爲之規曰矩而爲之
知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
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
下亦安享其利令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
莫可據法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
以有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不之大事而爲之
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
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
来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
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
法無違意不善用法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
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爲而
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
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
從我而後可也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密而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用事自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爲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

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四代之治不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忿口之所食肆躰之所安夫如是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奥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

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願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豈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不已何也豈其世變固

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馬終身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窮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他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

變也其治乱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乱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尽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之未瀆神而[illegible]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乱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乱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国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

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人以畫滅裂之法一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定海內有大乱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

法簡之効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田閭而二帝乃脩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

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害夫汚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声容藏而勿陳可也樽巢窟之居衣薪苞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鼏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遽其散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人不厭詈之萬金之家貴起於不求備而効於人不厭詈之萬金之家貴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用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末矣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末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入

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遺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治術

嗚呼治天下也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得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即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玉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故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務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記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奉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

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右抑則左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爲也故爲其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

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王之術疎而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細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散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跖邪遂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吾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

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疎魯而多貶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何也烏獲之力施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死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尚乎術也

禮論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生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

拳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辯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舉旅于賓反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于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三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

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所爲賓者與衆之所尊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

已詳矣然至於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饗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

繁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算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眾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各而遷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脩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

之義禘嘗之禮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
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
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爲祭
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
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帝
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夫宗廟之地
饗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
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爓一獻孰
因地以爲之丘陶匏以象其性元酒以饗大輅
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

之饗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
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
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
瀆此饗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
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
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
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
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饗
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
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授事

以宮尸之餘君與卿餕大夫餕之卿之餘大夫餕士餕之而後輝胞翟閽無不霑澤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盞未徹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事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見于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王璪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備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

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藏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者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社稷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養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於時則陰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

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礿也冬之蒸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勾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戶而民率爲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於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亨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

可薦者。无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礿也。而禮不備。故廢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以謂无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已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礿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成。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嘗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礿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无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无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无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

也。

禮論四　缺

道光甲申冬十一月初六日校

張文潛文集卷第四

張文潛文集卷第五

秦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声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産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里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

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廐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明法力征以經營天下且數世矣至於始皇之時六國大抵皆消沮始滅韓後滅齊大率十年間耳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而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其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効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飜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得之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於暴秦乎

文帝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荅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因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

一路頓折而入文瀾委曲

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才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

又用一澄文勢
宣世文章宣
厚

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乱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乱乱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内顧而無所恃鋤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

續世大言

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梘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乱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

雙收筆端
變化之至

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景帝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眞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

新定

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魏晉

嗚呼魏晉之亂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以循致而至於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鱏鱣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鱠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虺蛇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具

管仲用而威公霸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詔

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有二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侮焉此以名節為重也齊桓公兵車徜徉天下而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為敵也郭子儀在而吐蕃罷兵李德裕

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 文粹本

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耻于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耻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弑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胷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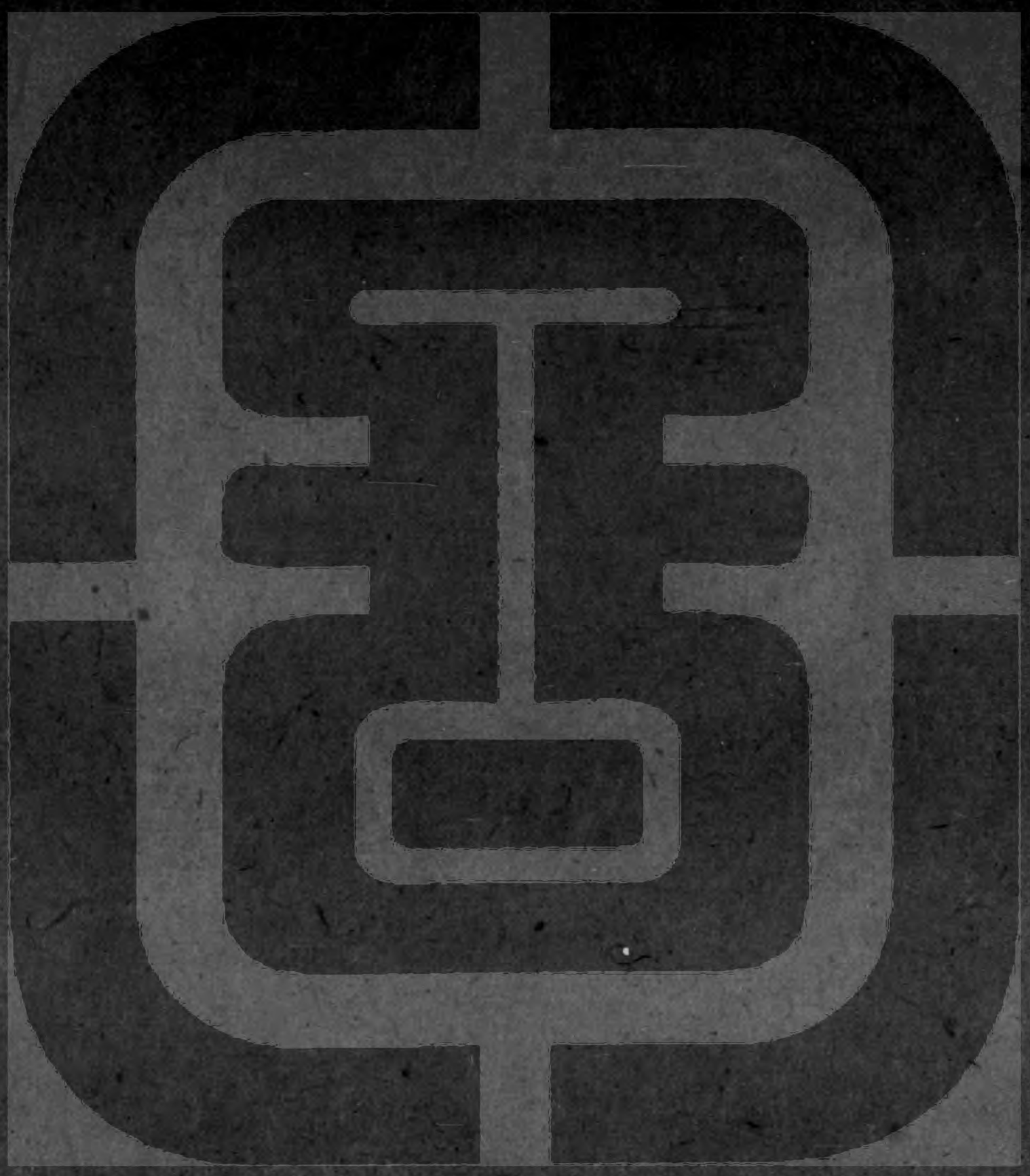
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乎不崇名節而淆天下之精鋭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豈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

夫如是而未免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者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靜民臨

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宜察諸此矣

晉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間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者矣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恠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盖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是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紛紛籍籍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恠自是而推

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人民之衆又有忠勤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思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其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出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徒雖其甚強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記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崛強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

也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
嗜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則不愛
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
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
十六國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
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爲而不爲則不可其言固
天下之理也